

池田大作

新
人間革命

第十卷

池田大作

新
人間革命

第十二卷

內頁插圖：內田健一郎

封面繪圖：蘇東天

Original copyrights by Daisaku Ikeda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© Soka Gakkai, 2003

Chinese orthodox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

Cosmos Books Ltd., 2003

書名：新・人間革命（第十一卷）

著者：池田大作

譯權：創價學會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~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
電話：2528 3671 圖文傳真：2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（門市部）

九龍彌敦道96號（加連威老道口）（門市部）

查詢電話：2861 1022 圖文傳真：2861 1541

承印：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
電話：2896 3687 圖文傳真：2558 1902

發行：利通圖書有限公司（港澳）

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

電話：2303 1010（13線） 圖文傳真：2764 1310

版次：二〇〇三年十二月香港第一版

（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）

ISBN 988-201-678-2

目錄

躍進	215
常勝	139
開墾	71
曙光	1

曙光



衝破重重的黑暗！

越過險峻的巔峯！

那裏，新世紀的希望與光榮一望無際。

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。

噴射機在破曉的南美大陸上空平穩地飛向巴西的里約熱內盧。

乘客好像都入睡了，只有山本伸一徹夜未眠。

因為前兩天在紐約發高熱，熱還沒有完全消退，迷迷糊糊，但大腦深處卻異常清醒。

「那次也是這樣……」伸一想起初次訪問巴西時也明顯搞垮了身體。

那是五年半以前的一九六〇年十月。

可能是長途旅行的疲憊造成的，伸一持續發熱，從紐約前往聖保羅的前一天，身體虛弱到極點。隨行幹部拚命勸他別去巴西。因為誰都感覺到，就這麼去巴西，伸一非倒下不可。

可是，他語氣堅定地說：「我一定要去！那邊的同志在等我。大家在等待，非去不可。戶田先生會在戰鬥的半路中途退縮嗎！我是戶田先生的弟子，我要去，一定要去。要是真的倒下，那就倒下吧。」

伸一頭一次挺立在巴西的天地。他竭盡全力來指導、鼓勵，並在海外成立了第一個支部。

實現世界和平與民眾幸福的廣宣流布是本佛的遺命，道路不會是平坦的。常常是逆境，常常是死鬥，常常被嗤笑為癡心妄想。在這種狀況下，愈要堅韌不拔，翻越險峯峻嶺，衝過暴風雨，豎起光榮的勝利旗幟，這就是創價學會的可貴歷史。

伸一傾注靈魂開啟了巴西的廣布源流，會員也發展到大約八千戶，三月十三日在聖保羅市隆重舉行文化節。

伸一就是來巴西參加這次文化節的。

這次訪問北美、南美，山本伸一在三月六日從日本起程。

經三藩市到洛杉磯，在那裏住了一夜，在當地時間三月七日傍晚五點半左右抵達紐約。

當晚，他第一次訪問了兩年半以前啟用的紐約會館。翌日上午，在會館回答會員的提問，全力指導。

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，他感到身體不適，渾身發冷，開始發高熱。

原定三月八日晚上和與學會有往來的公司駐當地職員等聚餐，但伸一不得不讓理事長泉田宏等隨行幹部代替他出席。

同行的妻子峯子給他吃了帶來的退燒藥，又把冷毛巾敷在他額頭上，悉心照料。第二天，熱多少退了點，但還有微熱。

峯子不安地看着他的臉，伸一卻揚聲說：「快沒事了，可以動身去巴西了。」

他的心早已飛到巴西。

當天晚上十時，伸一等人從紐約出發，前往里約熱內盧。那裏是訪問巴西的第一站。

在飛機上徹夜未眠的伸一闔上書本，把額頭抵在舷窗上，眺望外面。

地平線開始泛白。眼下，大河流淌，彷彿在縫合大地。大概那就是著名的亞馬遜河。

不久，太陽在地平線的彼方冉冉升起。綠色的大地無邊無際，好像要溫柔地擁抱世界。

沐浴着燦爛的曙光，他又一次下定決心：開墾巴西廣布悠久的大河，就像這亞馬遜河的滔滔大流！

當地時間三月十日上午十時前到達里約熱內盧。

南美本部部長齋木安弘，他的妻子、南美本部婦人部長說子，還有幾位當地幹部，和預先來到巴西的婦人部長清原勝等，在機場迎候。

伸一和齋木夫婦大約在七個月之前見過面。

「要舉行文化節了，讓巴西盛開文化之花、和平之花、幸福之花，翻開歷史新的一頁！」

山本伸一一行到了酒店，立即商討日程安排。

這時電話鈴響了。

十條潔拿起話筒，馬上遞給伸一。那是先到聖保羅做準備的副理事長岡田一哲打來的。他聲音緊張地說：

「先生，對於學會，巴西社會的輿論極為險惡。我昨天去了聖保羅日本文化協會，那裏有一個幹部和我是岡山的同鄉，很談得來。他告訴了我巴西政治警察如何看待學會。」

據他說，當局認為創價學會是偽裝宗教的政治團體，先生這次訪問是準備在巴西成立政黨。還說，學會被視為有顛覆社會危險的組織。所以，雖允許集會，但要嚴密監視，一有風吹草動就立即抓人取締。」

伸一問：「為甚麼會變成這樣？」

「一方面是兩年半以前美國一家有名的雜誌刊登學會特輯，充滿偏見，造成影響。說甚麼學會是要征服世界的教團，巴西媒體當真了，也隨梆唱影。政府和警察好像也信以為真。」

再者，很多日本既成佛敎宗派已打進巴西社會，其中不少信徒是有勢力的日裔，他們對學會抱有敵意，煽動政府和警察，說學會和共產主義者有關係，是非常危險的教團。」

巴西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發生政變，古拉特政權垮台，從民政變成軍政，陸軍總參謀長布朗庫當上總統。他一方面努力克服通貨膨脹，發展經濟，另一方面打出反共政策，嚴格限制言論、思想、政治等活動，驅逐了許多有識之士和文化人。

一九六五年十月，執政黨候選人在瓜納巴拉州等州長選舉中接連失利，總統布朗庫宣布所有政黨解散，間接選舉下一任總統，越來越獨裁。

對於創價學會企圖征服世界之類的稀奇古怪報導和虛假消息，巴西政府也產生過敏的反應，加強了戒備。

直至一九八五年移交民政為止，巴西軍政持續了二十一年。

山本伸一聽了岡田一哲的報告，說「明白了，要謹慎，但也要勇敢地對應」，便掛斷了電話。

他給大家轉述了岡田的話，然後對齋木安弘說：「巴西也會蓬勃發展，向廣宣流布的大海揚帆起航，所以才風高浪急。這不正如御書所言，『行解既勤，三障四魔，紛然競起』（種種言行

回憶書》，日文《御書》全集九一六頁）嗎？

可以說，巴西的信心落實了，就發生了本該發生的障礙。」

的確，近年巴西組織的發展非常蓬勃。

一年前的一九六五年年初，會員還只有二千五百戶，八月就發展到五千六百戶，年尾為六千八百戶。弘教氣勢越來越迅猛，進入一九六六年，又發展了一千二百多戶，達到約八千戶。

「所以，不論發生甚麼，都不要驚慌，不要膽怯。一旦了解學會的真相，國家也好，社會也好，都一定會有口皆碑地高度評價學會。能給巴西帶來真正繁榮和幸福的，唯有佛法。」

從現在開始要奮鬥了，迎着暴風雨前進。認真唱題，開動腦筋，堅決行動，開闢新局面。」齋木點點頭，眼裏閃着堅定的光芒。

伸一接着鏗鏘有力地說：「開始行動吧！現在的一分一秒等於幾個月、幾年。首先鼓勵那些為文化節刻苦練習的會員。」

他立刻留下鼓勵的內容。

「大家辛苦了。好好唱題，還要加強團結，那就會成功……」

山本伸一於三月十日抵達待望已久的里約熱內盧，小雨濛濛，但翌日逐漸放晴，終於夏日

耀眼。

這一天的行程是上街考察。

正要出門時，巴西的著名記者來到酒店，要採訪山本會長。

這位記者以前在巴西雜誌上發表過批判學會的報導，滿紙荒謬。

首先由泉田弘和十條潔接待，看來他是要認真探求事實的。「那就見見面吧。必須糾正他對學會的偏見和誤解。見面交談能消除誤解，這樣，對學會的戒心和不必要的戒備就會瓦解，產生信賴，所以要積極見人。」

藉助翻譯，採訪開始了。

鄭重致意之後，伸一露出笑容，說：「甚麼都可以問，為了讓您了解學會的真實一面，我們打算無所不談。不過，我先問一個問題可以嗎？」

記者用懷疑的目光望着伸一，說：「請問吧。」

「以前您寫過有關學會的報導，那是參考甚麼資料寫成的？您所寫的，明顯脫離了事實。那篇報導使不少人誤解了學會。報導真實才是傳播媒體的使命吧？」

記者滿臉驚訝，問：「和事實真的不符嗎？」

泉田滿懷信心地說起來。

「搞錯的地方多着呢！例如，牧口初代會長以『戰犯』身份被捕而死，這是甚麼的一回事呀！日本軍政府以國家神道為精神支柱發動了戰爭，正是牧口先生寧死不從，才遭受鎮壓，因而殉教。」

泉田弘滔滔不絕，但話如其人，不乏幽默。

「把跟軍部對抗、因而死在獄中的牧口先生當作『戰犯』，這可是顛倒是非。雖然巴西在南半球，和日本正相反，也不能如此顛倒是非。除此之外，大錯還多得很。」

記者盯着伸一：「他說的是真的嗎？」

「當然是真的。」

聽伸一這樣回答，他表情沉痛地說：

「那我可就犯了大過錯。」

我是聽巴西的日裔人士講的，他們說自己對創價學會非常了解。不過，雖然與日本的宗教有關係，但誰都不是創價學會的會員。我還參考了從他們那裏借來的有關創價學會的書籍，和美國雜誌上的創價學會特輯等。要是可能的話，本來想去日本，直接採訪你們，然後寫報導，但時間不允許。所以這次聽說山本會長來里約熱內盧，特地來採訪，一定要聽聽你們的講法。

我的報導有錯誤，給你們造成麻煩，非常對不起。我要用今天的採訪重新寫一篇報導，把創

價學會的真正情況告訴巴西人。」

有錯誤就承認錯誤，賠禮道歉，這位記者的態度很謙虛，令伸一產生好感。

「錯誤誰都難免，弄明白就好了。那就開始吧。」

採訪從創價學會的歷史到目的和理念，內容多樣，而他最關心的是公明黨和學會的關係。提問的背後似乎懷疑學會企圖在世界各地控制政治。

記者問伸一：「我想問一句，創價學會是宗教團體，為甚麼要進入政界呢？」

伸一深深點了點頭，說：「宗教的目的是甚麼？是為了給人類帶來幸福，為了構築世界和平，為了建設更美好的社會。這本來是宗教必須完成的使命。所以，宗教若無視人的苦惱和社會現實，對民眾漠不關心，那就不能不說是死的宗教。」

《法華經》是佛法的精髓，指明慈悲之路，並闡示萬眾皆有佛性，宣說生命的尊嚴與平等。使佛法哲理在文化、教育等人類行為的所有領域發揮作用，為人的幸福與和平貢獻力量，就是創價學會的目的。

基於這樣的思考，我們把會員送入政界，還要組建政黨。」

記者接二連三地問：「這麼說，創價學會是指向日蓮佛法與政治一體化，也就是政教合一嗎？」
「不，不是。政治需要堅實的政治哲學、政治理念，若沒有，就如同無根草，變成隨波逐流

的政治，民眾就會動搖、不幸。

為實現以佛法慈悲和生命尊嚴的哲理為理念、為根本的政治，我們創建了公明黨。但是，這跟把宗教直接移進政治世界不一樣。公明黨是以廣泛為國民作貢獻為目的的政黨，黨和學會在運營等各方面界限分明。

公明黨和創價學會在實現和平與人類幸福的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，但政治和宗教各有各的作用。宗教是要耕耘人的精神大地，在那廣闊的大地上發芽、開花、結果的草木就是廣義的文化，也包括政治在內。

我們耕耘精神土壤、播撒了政黨的種籽。今後也要全力支持，但草木如何生長，開出怎樣的花朵，能否結果，這就是它自己的責任了。」

記者又尖銳地提問：「您的話使人覺得宗教必然關係到政治，那麼，在巴西也有組建政黨的計劃嗎？」

這大概是他最想問的問題。

山本伸一微笑着說：「要是信仰方面的事，我會提出意見，但是在各國如何處理政治，應該是各國會員互相商量決定的問題。那不是該由我這個日本人來做決定、發指示的事，而且我覺得也絕對不應該如此。」

再談一談個人的感想，我認為在巴西及其他國家根本沒必要組建政黨。」

記者立即追問：「您剛才說的吧，宗教是為了創造更好的社會，既然如此，為甚麼認為在各國沒必要成立政黨呢？」

提問咄咄逼人。

「創建美好時代，創造美好社會，是佛教徒對社會的使命。政治這一問題也確實深深關係到人的生活，是決定理想社會狀態的重要因素。但是，教團未必因此就需要組建政黨，採取甚麼團體的行動。

各人按信仰充實各自的人生，完成使命，獲得勝利，這就是創價學會的指標，也就是造就創造幸福的人格，我們稱之為人間革命。而且，要使人能幸福地過活，就必須建設更美好的社會。為此，以宗教為根本，出自本身的信念，當一個『好市民』，為社會作貢獻，是我們的生活方式。

我認為，磨礪這樣的人格才是宗教的巨大任務。對於政治，也是要每個人指向實現更美好的社會，基於每個人的政治觀，負責任地行動，可以說，這是本來應有的態度。」

提問窮追不捨。

「那為甚麼學會在日本要把學會員送入政界，進而成立公明黨呢？」

問題直指「核心」。

伸一的回答也更加有力。

「那有幾個日本獨有的理由。

其一是日本重整軍備的問題。日本戰後以放棄戰爭起步，但是按美國的要求，新設了警察預備隊，就是保安隊，一九五四年發展成自衛隊。

如何保衛國家，是極為重大的問題，但對於急速重整軍備，我的恩師戶田第二代會長深感憂慮。日本曾侵略亞洲各國，卻沒有真正反省就這麼致力於軍備，後果會怎樣呢？不會變成軍事大國，沿着錯誤的方向走下去嗎？很令人擔心。

戶田會長還認為，對於在東西方冷戰中日趨嚴重的核威脅，日本身為世界上唯一遭受過原子彈轟炸的國家，有責任呼籲反核，充當世界和平的倡導國。

戶田先生痛感，為使日本能達成這使命，必須有政治家立足於他所提倡的地球民族主義，即地球共同體這一人類意識。

然而，東西方冷戰的對立結構被原封不動地搬進日本政界。各政黨的政策、政治家的主張，都帶有濃厚意識形態的色彩。沒有哪個政治家立足於人類意識，立足於真正的和平主義。」
記者眼睛發亮，飛快地記錄。